

KOUSHU HUAYUAN



口述华园（第二辑）

主 编 王飞雁 黄 玲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述华园. 第二辑 / 王飞雁, 黄玲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623-5243-3

I. ①口… II. ①王… ②黄… III. ①华南理工大学-史料
IV. ①G649. 286.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6287 号

口述华园 (第二辑)

王飞雁 黄玲 主编

出 版 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l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 朱彩翩

印 刷 者: 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5 字数: 523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口述华园》（第二辑）编委会

主 编：王飞雁 黄 玲

执行主编：欧阳慧芳

参编人员：马燕婷	袁晓凤	林 林	朱丽梅
顾美玲	瞿楠香	胡春燕	郑 茜
孙 枫	翟 鑫	梁 梅	

前言

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自1952年组建以来，至今已走过65年的风雨历程。在这60多年的岁月中，为了谋求学校的快速发展，前赴后继的华南理工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谱写了一曲曲辉煌壮丽的奋斗之歌。在与华南理工大学风雨同舟、命运相连的往昔岁月里，这些前辈们心中留存着多少难忘的记忆，沉淀了多少值得回味一生的华园故事啊！

为了抢救老一辈华南理工建设者们心中珍藏的鲜为人知的校史故事，记录他们在华园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再现我校发展过程中那些尘封的记忆，补充学校历史，传承学校文化，自2009年以来，学校档案馆启动了“口述档案”工程，倾全馆之力，用家用摄像机、录音笔等简单的设备以录音、录像的形式采访了30多位老领导、老教授、老干部以及早年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科研项目的参与者，获取了一批丰富而珍贵的视频、音频、照片及访谈文字整理稿。2012年11月校庆前夕，以访谈抄本为素材编撰而成的《口述华园》一书顺利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丛书之一为60周年校庆献礼，受到广大师生校友的广泛好评。

为继续做好该项利国利校的文化抢救工作，使华南理工大学的历史代代传承，2016年，档案馆再次举全馆之力，选取了长期在学校学习、工作，且大多数年事已高的离退休老领导、老专家或老干部和部分在职教授逐一进行了采访。在访谈工作的基础上，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受访者意愿的原则，以访谈实录为素材，重点围绕我校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科研项目，将每位受访者口述的他们在过往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编辑成书，定名为《口述华园》（第二辑）。本书共收录34位受访者的访谈录，其中除叶世尧、佘岳武副教授，丘水生教授为2011年接受采访，姚树华老师为2012年接受采访以外，其余均为2016年接受采访。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丘水生、姚树华、毛宗源三位老先生已

经过世，我们深表痛惜和怀念。

本书由档案馆馆长王飞雁、副馆长黄玲统筹、策划，申请学校出版基金并担任审稿工作。档案馆全体人员齐心协力，顺利完成拟写采访提纲、联系受访者、上门现场采访、收集采访对象老照片、整理和编辑访谈抄本、与采访对象反复沟通等一系列采访流程。欧阳慧芳、黄玲、袁晓凤、顾美玲、朱丽梅、林林、马燕婷、郑茜、胡春燕、瞿楠香、孙枫、翟鑫等分工采访各位老先生；翟鑫、梁梅、林林分别承担24位、4位和2位受访者访谈音频、视频的摄录，照片的拍摄，数据导出和整理存档等工作。欧阳慧芳全面负责本书的统稿及全书文字和插图的编辑审校、栏目编排以及本书编写过程中所涉及的部分有疑义史料的查证、各项具体编撰工作的统筹协调，并承担草拟此项工程的实施方案、撰写本书前言等工作；马燕婷承担17篇访谈录的一审校对工作。

书稿的编写得到了受访老华南理工工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他们牺牲了大量宝贵的休息时间，克服年老体弱、视力下降等诸多困难，根据我们的采访提纲认真做好访谈准备，期间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及时反复与我们联系沟通，多次对访谈实录文字稿不厌其烦地进行审阅修改。老先生们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此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彭说龙副校长、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基金及编辑出版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学校人事处档案室和人事科、离退休工作处等部门在协助我们查找受访者资料和联系方式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真诚的帮助，郑璟老师为我们寻找采访对象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档案馆前任馆长陈国坚、张娟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在此对他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内容以受访者回忆和口述为主，其中的故事和观点均为受访者的个人记忆和认识，文中的大小标题则为采访者或统稿编辑人员依据出书需要所加。内容虽经反复校对，个别地方仍难免有疏漏，读者若对书中涉及的相关史料问题有疑义，请与编者联系。特此说明。

编 者

2017年4月

管理者篇

- 2 / 人生欲何求
——陈铁群副校长访谈录
- 13 / 从一名普通助教到知名结构工程专家
——韩大建教授访谈录
- 24 / 中国焊接电源设备研发领域的泰山北斗
——黄石生教授访谈录
- 43 / 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图书馆人
——李健铨教授访谈录
- 50 / 古道热肠 善心善行
——梁维琛同志访谈录
- 60 / 深情感怀话当年
——姚树华同志访谈录
- 74 / “放牛娃”的人生逆转
——曾惠典同志访谈录

教授篇

- 82 / 一位生物力学专家的科研之旅
——岑人经教授访谈录
- 98 / 传承华工精神——崇尚实践，服务社会
——陈焕钦教授访谈录
- 102 / “软件工程”首创学术团队带头人
——郭荷清教授访谈录
- 113 / 重基础技能更重创新技术的糖品专家
——郭祀远教授访谈录
- 122 / 客家山村里走出的生物工程专家
——郭勇教授访谈录
- 135 / 满怀激情 洒满华园
——胡志安教授访谈录

- 139 / 一位在科研领域展翅翱翔的能源专家
——华贵教授访谈录
- 147 / 不忘初心跟党走
——黄凯教授访谈录
- 153 / 名师风范 教改标兵
——黄平教授访谈录
- 165 / 文理并茂筑科研辉煌
——刘有延教授访谈录
- 176 / 岁月如歌 风雨兼程
——罗准龙教授访谈录
- 179 / 育人无私 执教有德
——毛宗源教授访谈录
- 188 / 永不停步的科研之路
——蒙继龙教授访谈录
- 198 / “非线性电路与系统理论”专家
——丘水生教授访谈录
- 211 / 勤教苦研倡创新 参政议政乐为民
——丘泰球教授访谈录
- 222 / 从专业文学作家到“客家人的精神领袖”
——谭元亨教授访谈录
- 228 / 在曲折中勇往前行的建筑经济学家
——王剑琴教授访谈录
- 234 / 华园国家移动超声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拓荒者
——韦岗教授访谈录
- 244 / 电力学院首任院长
——吴捷教授访谈录
- 261 / 徜徉在建筑声学的乐园里
——吴硕贤教授访谈录
- 276 / 从长春客车厂设计师到工商管理学院发展的“见证人”
——许统邦教授访谈录
- 284 /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詹怀宇教授访谈录

293 / 耄耋古稀忆往事 俯仰无愧于天地
——张小诚教授访谈录

299 / 华工计算机专业的拓荒者
——郑启伦教授访谈录

306 / 管理与科研教学并举的学科带头人
——朱学峰教授访谈录

科研项目篇

320 / 双侧高分辨率旁视声呐科研项目
——叶世尧、佃岳武副教授访谈录

管理者篇

GUANLIZHE PIAN

人生欲何求

——陈铁群副校长访谈录

从一名普通助教到知名结构工程专家

——韩大建教授访谈录

中国焊接电源设备研发领域的泰山北斗

——黄石生教授访谈录

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图书馆人

——李健镇教授访谈录

古道热肠 善心善行

——梁维琛同志访谈录

深情感怀话当年

——姚树华同志访谈录

“放牛娃”的人生逆转

——曾惠典同志访谈录



陈铁群

CHEN TIEQUN



人生欲何求

——陈铁群副校长访谈录

我的成长经历

陈铁群，男，汉族，广东省五华县人，194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1970年7月本科毕业于武汉工学院铸造专业，1984年11月至1989年5月赴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后转而攻读材料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

1970年至2000年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原武汉工学院)任教。曾任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94年11月晋升为教授，199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1月获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的“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1999年4月获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2000年起任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正厅级）兼研究生院院长。2004年荣获“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曾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材料委员会理事、湖北省振兴汽车工业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常务理事、高教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

长期从事金属表面强化、失效及无损检测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14项。曾获中国汽车科技进步四等奖、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金属学报》《中国机械工程》等刊物及国际会议上共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主讲金属物理、金属力学性能、金属力学性能的微观理论等课程。指导硕士生24名、博士生8名，博士后1名。出版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学术著作有《金属中的粒子强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我出生在广东省五华县转水乡的一个小山村——枫林。

据族谱记载：陈氏来源于河南颍川，后迁徙到江西。广东陈氏始祖陈贽公，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元朝天历年中（约公元1330年），受命到广东循州（今惠州）任教谕（相当于教育局长）一职。后因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无法返回江西，遂在广东兴宁置地安家。后来，其玄孙陈玘公再迁到五华，延续至今，已有24代。

古往今来，广东客家人崇尚读书，可能与祖上的出身、教育和传统有关。

我家祖父、祖母早逝，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大。打小起，父母亲就一再告诫我们：要勤奋读书，不能留级，谁留级，谁辍学，谁就回家放牛。所以，我们都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生怕留了级，回家放牛，即便放学后要帮家里干农活，也要把作业好好做完。小学毕业时，我们同班33个同学考初中，包括我在内，只考上三位，到升高中、上大学、留校任教、出国留学，小学同班同学中就只有我一个了。

我弟弟也很争气，他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经过奋斗，被破格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后来还晋升为教授。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闯出来的。

我报考武汉工学院，纯粹出于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离家越远，走的地方越多，见识也越多；来来往往总要经过广州，不必待在广州。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去向可供我选择：或通过高考考大学，或保送到广州外

国语学院。我选择了前者，认为还是学点技术好。当时专业是由学校派定的，不是自选的，我就读的是铸造专业，那时我有严重的专业思想认识障碍，觉得铸造专业太辛苦，曾一度想退学，后因报到交完学杂费后再无钱买返程火车票，只好作罢。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练，我的专业思想才最终安定下来。

当时上大学，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开始走向复苏。虽然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太好，但在一个农村孩子眼里，已经相当不错了，每月13.5元的伙食费，35斤大米，比起困难时期在农村饿肚子，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大学五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下过工厂，到过农村，在学校的附属工厂和农场劳动过，期间的生活和经历，虽然艰苦，但为我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1984年，我赴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后转攻博士学位。比利时的鲁汶大学（KULeuven），成立于1425年，是一所世界名校，在2016年世界大学（WORLD TIMES）排名位列第35位，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由于申办签证的原因，到校时，已经是1984年的11月中旬，学校已开学两个多月。刚到那里面临的倒不是课程进度的问题，而是如何入学注册的问题。

1982年，我就已晋升为讲师了。当时国家教委规定：凡是已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到国外一律只能注册为访问学者，不准攻读学位；但比利时方面也有规定：凡是做访问学者的，一律必须是博士学位获得者，否则，只能从硕士学位读起。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国家尚未实行学位制时毕业的，哪来的学位？后来，经过与教育部反复协商，最终同意我注册攻读硕士学位，这时都快到1984年的圣诞节了。

我是我国最后一批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在国外有两年时间，两年下来，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应该没问题。但我也了解到：鲁汶大学也允许在此期间攻读博士预科，大约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学完指定的课程和实践环节，成绩优秀，可以直接读博士；如果通不过，即便学习了再多的博士预科课程，或仅是成绩合格，都不能再回头拿硕士学位。当时就想，搏一把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在1985年暑假前通过博士预科，两年时间还剩下一年多，争取三年时间内完成博士学位。想到顶多延长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回去，再困难也认了。尽管刚出国门，英语水平还不是很好，导师给出的又根本不是我们概念中的课程，而是本学科中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但我还是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的实践环节和考核，并且以两门AA、两门A和两门B的优秀成绩通过了六门理论课的学习和考试，顺利进入博士阶段。最后，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鲁汶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

我的导师Deruyttere，中文名字叫戴乐天，比利时人，是当时鲁汶大学的副校长，年近六十，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他集级别很高的众多社会头衔于一身，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间材料研究组的副组长。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分数最低的两门课的成绩就是他给的！不过，在他三年多的指导下，通过言传身教，不但教给我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方法，还教给了我严谨、干练和守时的作风。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人生经历。

1989年4月，在我即将回国前夕，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好几个指导过我的教授都说中国国内太乱，劝我不要回国，留下来工作。唯独我的导师说，你的国家派你出来学

习，对你寄托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你学成了，应当回去为她效力。最后，我听取了导师的意见，于1989年5月毅然回到了祖国。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渗碳钢中的疲劳裂纹扩展，揭示了渗碳钢这种不均匀材料在疲劳状态下的裂纹扩展行为，同时，首次发现了这种钢在疲劳过程中会出现表层疲劳软化和内层疲劳硬化共存的现象。

关于教学、科研与管理

我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同时也承担了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了不少省部级课题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科技奖励，但主要研究方向已经从材料学科偏向于管理学科了。

我历来反对一个人兼职太多。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只担任一项职务，他会将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这一工作上；如果他承担了两项职务，摊在每份工作上的精力只有一半；如果有三项职务，那就只有三分之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谁都知道这一点。

我从实践中认识到：作为一个双肩挑的行政领导干部，特别是校级领导干部，不可能要求他“十项全能”。既然历史把我推到了行政岗位上，我就要在行政工作和专业研究两方面作出取舍：勇敢地舍去专业研究，专注于行政工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实在不肯放弃原有的专业，只能拿出假期、周末和业余的一点点时间，去维持，去从事有限的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我到华工后，在基本维持原有材料学科研究的前提下，不得已将主要精力放到了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方面。华工进入“211工程”建设以后，广东省政府每年补贴的建设经费就那么一点，全校几千双眼睛都在盯着它，“狼多肉少”是基本现实。在坊间，关于经费分配的说法本身就很多。我是分管这一工作的校领导，不想也不愿干那种“近水楼台”的事，也实在不愿意去从中分一杯羹来维持我的专业研究！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

无奢青史，但求不悔

2000年初，我所在的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与武汉工业大学和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合并进入教育部，我也成了教育部管的干部。当时，教育部非常希望我留下来当校长，我则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回到广东工作，叶落归根嘛，这样也有机会照顾我的八十老母。感谢教育部，最后放行了，也感谢华工，接受了我，给了我一个服务于华工的舞台和尽孝的机会。

2000年，教育部将我调到华南理工大学担任一个正厅级的副校长，同年11月，学校又要我兼任研究生院院长。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愿干。

一方面，我在武汉当了三年副校长后又当了五年正校长，什么甜酸苦辣都尝过，来到华工就希望行政担子轻一点，调整一下自己，多做点业务工作。

另一方面，要我分管的工作，实际上是涉及华工水平最高、任务最重的一块，包括研究生教育和管理、研究生院建设、学科建设和学位点建设、高水平大学建设（包括“211工程”和“985工程”）、院士的遴选和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审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外事、港澳台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搞得好，没人说你好，搞得不好，一个外来户，很有可能成为替罪羊。事实上，当我2007年退下来以后，上述艰巨的工作就由两、三个副校长分担了，可见这些任务之繁重。

更为重要的是：2000年，华工的学科建设形势十分严峻，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985工程”不知命运如何。当时，教育部推进“985工程”建设，全国只有清华、北大等九所顶尖院校位列其中（清华、北大各获18亿元资助），至于其他部属院校命运如何，能否被列入，不得而知，大家都在徘徊、观望和惶恐之中，不知自己学校的前途将会如何。2000年暑假，学校在深圳求水山召开了中层干部研讨会，会议气氛就比较悲壮！

前期试办研究生院名落孙山。1984年和1986年，教育部分两批共33所院校获准试办研究生院，其中有教育部直属院校27所，同城的中山大学赫然在列，华工榜上无名，被甩到教育部35所直属院校最后8名之内。直到2000年8月，我校才被列入第三批研究生院试点单位，比中山大学晚了整整14年。

学位授权点量少面窄。当时，一级博士点只有材料、化工、轻工和管理四个，其他历史悠久的老学科都空缺，甚至在我国最早获得二级博士授予权的机械、通信和建筑等学科都没有一级博士授予权。二级博士点也只有24个。我们不妨细算一下。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间，我国平均每两年一次共有过八次学位点评审，结果是：我校平均每两次、历经4年才获得一个一级博士授权点，平均每次、历经2年才获得三个二级博士授权点，而且都集中在工科层面上。

其他学科指标不容乐观。2000年，研究生规模很小，我校研究生的在校规模只有3373人，其中博士581人；两院院士人数少，只有何镜堂教授于1999年被评为工程院院士；我校不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空白，而且提名论文也少。

上述状况，与华工这所重点大学的光环是极不相称的。我曾经向当时的国务院学位办王亚杰副主任（现任邮电大学党委书记）汇报过我校学科建设的情况，他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看来，华工学科建设可以提升和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领导说话水平就是高：不说你水平低，而说你可提升的空间大；不说你数量少，而说你可发展的空间大。

尽管如此，我最后还是接棒了。我想：华南理工大学虽然不是我的母校，但它毕竟是我家乡的一所重点大学，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在学科建设上继续掉队。

在我任内，归纳起来，主要做了如下几项主要工作。

一、广泛宣传，激发广大教职工学科建设的自觉性、使命感和责任感

接手研究生院院长一职后，一方面，我率领研究生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学校所

有院系进行深入的调研，广泛宣传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了解各个学科的现状，帮助他们找出问题。通过调研，找出了学科建设缓慢的原因：领导不够重视，上下思维脱节，没有长远规划，没有总结教训。

领导不够重视。这从我校跨时18年、历经八次学位点评审而只拿到四个一级博士授权点和24个二级博士授权点的事实可以清楚看出，如果领导重视一点，做个规划和预警，让相关学院提前做些准备，学科建设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深入一点说，如果各级领导都像对本科教学合格评估那样重视学科建设、重视研究生院建设和研究生教育，举全校之力，并拨出巨款，层层把关，我相信我校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绝不会是这个状况。

上下思维脱节。学校上下之间思维定势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学院认为学科建设是学校的事，不是“我要建”，而是学校“要我建”的，因而学科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学校层面则认为，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的文件精神已经传达了，剩下的具体工作就是学院落实的事了。但是，学院是否真的落实了？落实得怎么样？不得而知！

没有长远规划。在研究生院，我从没见到过一份全校学科学位点发展的全面规划，去指导和要求各个学科何时和如何拿到一级或二级博士学科授权点。国务院学位办的文件来了，一窝蜂地往上报，最终的命运如何，无法预知。

没有总结教训。在我校我也从没见过某一学科在最终评审中之所以失败的总结材料：哪方面是成功的？到哪一关被封杀了？是什么原因？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确保下次不再失手？

理清了学科建设的整体情况，找到了制约学科发展的根源，我们即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总体的工作思路，就是：深入动员所有院系，端正学科建设态度，高度树立“我要建”的主人翁思想，提高学科建设的自觉性。根据各个学科发展的不同状况，做好规划，分期分批地将它们推上去，经过几年努力，打好一个学科建设的翻身仗！

另一方面，我利用2001、2002和2003三年的暑期中层干部研讨会的机会，反复强调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分析我校与兄弟院校之间学科发展的差距，激发广大教职工从事学科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满腔热情。我这三年的发言题目分别是：①准确定位，抓住机遇，建设一流大学（2001.07，肇庆）；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思考（2002.08，三水）；③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全面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关于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的粗浅认识（2003.07，东莞）。

通过细致的工作，我们统一了认识，凝聚了合力，为获得巨大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学科建设取得飞跃发展

在我任内，经历了2001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评审，2003年和2005年的两次全国性博士和硕士学位点评审。

表一记录了我校从2000年到2005年学科建设的主要参数。

表一 2000年到2005年学校学科建设主要参数汇总表

时间	博士授权点		硕士授权点		国家重点学科数	两院院士数	在校研究生总数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1981—1999年	4	24	0	60	4	1	3 374
2001年					6	2	4 902
2003年	10	58	0	131	6	3	7 952
2005年	14	75	20	175	6	4	11 792

从上表可知：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相比，2005年，一级学科博士点从4个上升到14个，增长了2.5倍；二级博士点从24个增加到75个，增加了2倍；一级硕士点实现零的突破，新增20个；二级硕士点从60个增加到175个，也增加了两倍。我们在一次评审中获得的各种学位授权点数量相当于过去18年的总和。

我校的国家重点学科数也由4个增加到6个，增长了50%。

从2000年到2005年，在校研究生人数由3374人发展到11792人，增长了2.5倍；博士生人数则从581人增加到1720人，增长了近两倍；到2007年我离任时，在校研究生总数已近14 000人，研究生的学费收入也净增了一个多亿！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但使原有的绝大多数传统学科都有了一级博士学科授权点，而且将学校的学科面拓展到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以及哲学、法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生物学、系统科学、水利工程、制药和公共管理学等一大批新兴学科领域，为我校教师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值得提出的是：我校的两院院士人数，2000年只有1个，以后的连续三届院士评审，我校每届都有1人当选，依次是2001年的曹镛教授、2003年的陈克复教授和2005年的吴硕贤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实现了零的突破。

最近，我从媒体上获知：2016年3月16日，教育部下达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我校的法学博士点和艺术学专业学位硕士点被取消了，成了短命的学位点！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连海南大学这类大学的法学博士点都合格了，怎么华工的就过不了关；为什么华南师范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大学和深圳大学的艺术学专业硕士点都合格了，连汕头大学还有“限期整改”的机会，比它们水平高出一头的研究型大学华工竟被一棍子打死，得了个“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的“不合格”，被完完全全撤销了呢？只有圈内人才知道：申请一个授权点是多么不容易，废掉一个学科点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真让人感到非常痛心！这种结局，我不知道应当由谁来买单？

三、研究生院实现顺利转正

2000年8月，正值教育部发文调我到华工任职之时，华南理工大学刚刚获得试办研究生院的资格，2004年，教育部如期组织了对我校研究生院的转正评估。

表二记录了我校研究生院试办时和转正评估时学科建设情况。

表二 研究生院试办（2000年）和转正评估（2004年）时的学科建设情况

时间	博士授权点		硕士授权点		国家重点学科数	两院院士数	在校研究生总数
	一级	二级	一级	二级			
2000年	4	24	0	60	4	1	3 374
2004年	10	58	0	131	6	3	10 513

教育部专家组对我校研究生院转正评估的结论转述如下。

自2000年试办研究生院以来：

- 学科发展、科研水平和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 学科授权点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明显增长；
- 研究生培养平台的综合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 学校的综合实力上升。

正因为上述几年我校学科建设取得的喜人成绩，教育部才于2004年发出教研函14号文，批准我校正式建立研究生院，希望我们认真贯彻执行《研究生院设置暂行规定》，不断加强研究生院的建设，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这几年的学科建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飞跃，取得很大的成绩？教授还是那些教授，成果还是那些成果，材料还是那些材料，申报的基础那几年并没有大变。说穿了，不是我有多大的神通，总结我们的经验，主要是：领导敢于负责、周密组织工作、措施落实到位、注重校外宣传，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才能达到如此效果。

领导敢于负责。我这样说，不是吹嘘我如何负责任，如何有担当，而是因为我从武汉担任校级领导时就有着自己的处事准则和信条，那就是：淡泊功名，忌守成规，无奢青史，但求不悔。



陈铁群教授（右）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Vernon L.Smith教授赠送纪念品

譬如说，整合学科资源，当年我一直强调：为了我校的博士授权点，只要属于同一个学科的，不管成果分散在哪个学院、哪个系、哪个教研室，都要把相关材料和成果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当时就有人反对，他们对我说，你的整合学科资源，就是拼凑材料，国务院学位办是坚决反对的，一旦被发现，评上的博士点也要被拿掉，还要被通报。我说，这些材料本来都属于华工的，也属同一学科，只是不在一个小单位而已，怎么能叫拼凑材料？难道说只有在一个锅里吃饭

的才叫夫妻，两地分居的就不是夫妻了？就照我的意见办，有什么责任我来负！

周密组织工作。为了使我们的各项评审工作都能取得如期的效果，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每当评审工作开始时，我们在研究生院吃透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召集全校各个学院负责学科建设工作的副院长和专职秘书参加动员会，必要时还邀请学院院长或党委书记参加。会后，由他们负责传达评审工作的相关事宜及步骤。涉及参与评审的单位，则成立专门的小组，负责收集、整理和填报材料，研究生院派出专人提供指导和帮助。

一旦基本材料收集、整理基本就绪，我们即将有关人员请到白云山脚下的宾馆，闭门2至3天整理材料，直到所有材料都符合研究生院认定的申报要求为止。不符合要求，一律不得离开。

通过层层把关，使得我们把申报失误的风险减到最小。

措施落实到位。举个建筑学院的例子。建筑学，是华工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它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早在1981年我国第一批学科评审时就获得了二级博士学位授予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华工建筑学院在社会上的名声很大，从文化部、教育部和建设部及其他途径获得的奖项很多，项目经费也很多，但就是一直拿不到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究其原因，主要是项目经费虽多，但科研经费少，项目经费毕竟不是也不能替代科研经费；而且，整个学科中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论文、论著也不多。于是，我们建议学院从项目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做科研经费来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同时，我专门从研究生院的经费中拨出10万元，给建筑学院出版论文和论著。关键问题解决了，2003年建筑学院顺理成章获得了一级博士授权点。我校各个学科的授权点都是通过类似的方式推进和获得的。

注重校外宣传。所谓校外宣传，就是走访评委，有人对此讳莫如深，不敢越雷池半步。我说，不要一说走访评委，就认为是拉选票，是不正之风。我希望各个学科都要提前走出去，做好宣传工作。你不走出去，到申报了，到评审了，就靠那一本评审资料，专家怎么能深入了解你的学科优势？怎么给你投票？再说了，你以为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2000年的申办权北京会落败而澳大利亚的悉尼则成功了？如果我们的相关领导不去走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让他们全面了解中国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他们会给你投票？

我们不但做通了校内相关人员的工作，而且拨出经费让我们的人走出去，宣传华工，宣传我们的学科成就和学科优势，请专家指出不足之处，到申报时就能做到万无一失。

四、不断创新，努力推进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

作为研究生院的院长，不但要统领学校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还要不失时机地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探索和研究。

当时，尽管我们的办学经费不是很多，我还是从中拿出一部分经费作为全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基金，每年资助数十个研究课题，深入探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之路。从中，我们收获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也为申报省级和国家级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领衔的“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产学合作教育新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也是在那个环境下产生的。它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贯通式培